

塞外伏魔

华夏出版社

上〔美〕肖逸 著



塞 外 伏 魔

上 集

〔美〕肖 逸 著

华 夏 出 版 社

塞 外 伏 魔

[美] 肖 沙 著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北里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97 千字

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0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印数86001—101000册

ISBN 7—80053—434—0 / I·131

(上下册) 定价: 5.20元

内 容 简 介

杜铁池是七修真人的末世传人，在西昆仑山上的“摘星岩”苦练七修仙业，忽见司徒猛——赤碧门末代弟子来此找秦冰夺宝，秦冰在危急之际，杜铁池用七仙剑杀了司徒猛救了秦冰。

司徒猛之母——雷姑婆施展无尚大法，擒杜铁池，她不敢加害杜铁池，将杜铁池送与“妖尸”朱申，由朱申借尸还魂。

朱申等恶魔被关在“太阴十三极”——伏魔真人所设，用以惩罚这些凶鬼恶煞作恶多端之罪。

杜铁池被擒到“太阴十三极”，在这里他得到石水与其女石兰儿相救。

后来石水功德完满飞升九霄，剩下石兰儿和杜铁池跟随篮婉莹仙子到昆仑山仙居暂住。

目 次

石林逼献宝	师尊训难忘	1
凌厉七修剑	削断化血水	29
心切报子仇	施展化身法	57
妖尸喷毒焰	围攻杜铁池	84
鬼谷看炼魂	一目一惊心	104
欲借躯还阳	妖尸逞凶暴	133
老仙翁降凡	作法收妖魔	160
路经红云堡	挥手惩恶雕	186

石林遍献宝 师尊训难忘

西昆仑山后顶绝峰——“摘星崖！”

“亥”、“子”相交时刻。

大雪纷飞，风如吼——

却有那扣人心弦的铮铮琴声，丝丝不断传来。

有道是“雪落猿啼人迹渺，咫尺窥天见仙踪！”——敢情已是来到神仙世界！

两排雪松抵挡住北来的风势，却将那一天落雪怒涛也似的卷起半空；在那里怒发迂回，像似一条大雪龙，昂首舒身，好一个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。

长松夹道，一径如蛇！

不见奇花异草，只是满目蒺藜。

蛇径尽头的这座神仙洞府，未免是太小了一点！

——那只是长长的一个敞间，半隐半现，“隐”于半山石峰，“现”于万里长空！

石室里，只见一灯如豆，光影晦暗迷离——

一个雪衣秀士，盘膝在琴前，只见他左手轻提右手的宽袍大袖，五指如飞，一轮运转，将一曲“天外飞兵”弹奏得声色俱厉，化无形为有色，堪称此道之健杰矣！

一曲方终，他手击石案，口中轻轻发出了一声叹息，目光

外望，仰窥着当空的疾风卷起的那条大雪龙，一时为之神驰不已——

蓦地眼前一亮，一道赤色光链，长桥卧波般地悬于室外，赤色光链之端伫立着一个蓬头乱发的黄衣虬髯大汉，由于他伫立于红色光彩之中，整个人身都染成了红色，看上去真像是霹雳龙王也似的一个人物。

“恩人不宜再分神琴瑟，晚课时间到了！”那汉子洪声道：“如今距离七期已近，听银眉前辈说，恩人如不能在四十九日之内悟出三生道统，对于今后功业将大有影响，此举关系恩人今后功业至巨，你却是万万疏忽不得呢！”

雪衣秀士感慨的向着赤光中的大汉，点头笑道：“徐雷，原来你也在这里？我只当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呢！”

敢情这魁梧虬髯大汉，竟是新近由“雁荡山”脱困不久的炼士徐雷，他自为杜铁池救出雁荡山之后，感念杜之大恩，一路追随，俟到“昆仑七子”联手大破“百花教主”佟圣之后，一行人遂为七子延至西昆仑洞府为客，想不到杜铁池方出魔域，又困愁城，看来欲承其金仙大道，七修仙业实在殊非易事了！

徐雷点点头，沉声道：“这里原是只有恩人一个，是我放心不下，特为在七位前辈面前，讨下了一个为恩人护法的差事……就在此后岭绝峰已经守候恩人二十日夜之久了！”

雪衣秀士杜铁池慨然叹息一声，点头道：“你这又是何苦来哉？这里地当七位真人修仙之处，虽非七位真人洞府所在，却是相去不远，莫非还有什么邪魔外道敢与侵犯不成？”

徐雷道：“恩人有所不知，所谓‘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’，恩人此番面壁，非比寻常，七修仙业，举世同钦，如为外界所知，保不住就有那不知死活之辈心存覬覦，万一有所闪失，可就大

事不妙，还是小心一点的好！”

杜铁池莞尔一笑道：“道兄也未免过于仔细了，这些日子来，我已对过去身世，略有所悟，师门道统却深博远大，一时还思不透澈，久思人倦，才想起来弹琴作耍，也不过随兴一番而已！”

徐雷说道：“恩人既明前生之事，想来师承道统指日可悟，大功待成，可喜可贺！”

“你也未免高兴得太早一点了……”杜铁池说道：“也罢，七位真人面嘱我后岭静居，并未有所禁忌，我现在倒是有些饿了，你来得正好，就陪我少进一点饮食吧！”

徐雷聆听之下，道了声“这个……”，一时面有难色，却是并未遵命！

杜铁池一笑道：“道兄你也太固执了，如果你有所忌讳，我不勉强，你就自去吧！”

一面说，遂即站起来，自一旁石案上拿起了一个瓷樽，微笑道：“这座洞府，不知是那一位古仙人修真之所，倒是留有不少吃食，除了黄精首乌，却被我找到了这一瓮美酒，我已喝过一次，确是美味，如何，你可要尝上一些？”

徐雷微微点头道：“恩人见召，敢不遵命！”

话音一落，只见红光乍闪即失，再看徐雷其人，却已进得室内！

杜铁池高兴地道：“这就对了，有你在此，我也不愁寂寞了，你既然来了这么久，为什么今夜才现身说话？白白让我独自一人苦闷，真该罚酒一杯！”

徐雷苦笑道：“照说我是不能现身打扰恩人你的功课，七位老仙师如果知道，说不定……”

杜铁池道：“这是我邀请你来的，七位真人要是知道，只有责怪我，却是怪不得你！”

一面说早已经取出了两只青玉酒杯，将樽中酒各自斟上了一杯——彼此饮了一口。

徐雷点点头道：“果然是好酒——只不知为何物所酿制！味道如此醇美！”

杜铁池道：“我已很久不食人间烟火，现在难得你在，何不弄上几样佳肴尝尝可好？”

徐雷聆听之下，不禁心里一惊——

只见他一时停杯不语，一双眸子直直地注视向杜铁池脸上，心里由不住暗中忖道：他已是仙业大证之身，何以还有这个俗念？岂非怪事？转念再想，才不禁为之恍然。

当下微笑颌首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恩人此刻身历三生，正在人与仙之间，仙固仙矣，可就难为了这个‘人’字，这正是要紧的关头，少饮点酒，料是无妨的，烟火之欲却是放纵不得，我看还是免了吧！”

杜铁池呆了呆，喟叹一声道：“道兄说的是，我竟是越来越糊涂了！”

徐雷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道：“恩人大智若愚，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层罢了，时间不早，我确实该走了，要是如此坏了恩人的功业，可就万死不赎其罪了！”

杜铁池点头道：“你一定要走，我倒是不便留你，几位仙长目前可都还在这里吗？”

徐雷道：“桑道友，吴道友是昨天才走的……他两人也曾来此看你，只是为了怕打扰恩人的功课，只远远观看了一刻，遂即告辞，临行前托我向恩人致意，说是期满之后，再专程相

邀一叙!”

杜铁池点点头道：“莹莹呢?”

徐雷其时已知吴媼爱徒梁莹莹，其实与杜铁池乃三生爱侣。

有关此事，他已由静中参悟及桑羽处知道了一些，悉知杜铁池之所以延自今生转世得道，实在受害此女颇深，无奈二人相爱至深，因缘牵扯数代未了，想要硬性分开，实属不能——以眼前杜铁池情形而论，自是不宜与她见面，即使多想也非妙事，无奈仙家着重的只是这一个“缘”字，一切因缘是非得失，早已为先注定，那是强求不得的!

徐雷微顿了一下，遂自泰然答道：“梁姑娘还在这里，七位真人说是要加惠与她，因为怕耽误了恩人的功课，所以不便前来探望!”

杜铁池听如此说，心里好生代莹莹高兴!还待再问些什么，徐雷已迫不及待地举手告别，但见红光闪处，已再无踪影!

杜铁池也深知徐雷功力极高，以他辈份，原不该对自己如此，自然这其中又关系到来生的诸般“缘份”。

这几日静中思索，他已渗透了许多前所不知之事，即以兴徐雷之一段因果素缘，便深具生离死别热血道义之因，细思起来，此一段因果真个令人伤心!

前文曾述及，杜铁池之一段仙缘遇合，既为七修道统之未来光大之人，其承受此一道统之庞大压力，自然亦远较一般旁门左道为高!

这就是何以昆仑七子要他闭关深思，感诸形形色色的外魔之困了!

徐雷离开之后，杜铁池强自定下心来，先自运功一回，把

先时得自七修洞府的功诀，图解，以及所谓的“十二星相面面俱到”，诸多七修奥秘，一一在脑中思过，立刻便又有一番境界！

每一次，当他着意深思这番师门奥秘时，便会有一番新的领受，几乎每一次所得的境遇都不相同，只见七修道统之博大精深，非比寻常！

这一次运动，足足进行了约有两个时辰！

等到他睁开眼睛时，洞室内已微微有了些明意，仰视当空，似乎大风已止，那簌簌落雪，却较先前更大了。

这里虽非昆仑七子修真之所，唯亦在其势力范围之内，到处都没有七子所部署的禁制。

——就拿这座凸出云层之上的山峰来说，除设有用以障人耳目的法力以外，环山四周更有一面肉眼不见的厉害禁制，只是除非有特别道行的人，寻常人万万看它不出罢了。

杜铁池运功醒来，只觉得一派神清智爽。闲来无事便运用功力细细地观察一下四周环境，这一仔细观察，果然被他看出了诸多异态！

他发觉到，就在自己处身之处，整个的山峰外层，似乎被一层淡淡的青光所包，妙在距离那层青光之外，约丈许开外，另外有一层浅浅的紫色光罩罩住！由是整个山峰就包含在这青紫两色光华之间！

——是以，一任峰外风势何等狂猛，却不能冲破那紫、青二色光圈，虽是如此，那飘飘白雪却能安详地透穿降落，仙家禁制竟是神奇至此！

须知杜铁池三世慧根，既为七修真人门下衣钵传人，功力自然大是可观，况乎眼前智域渐开，前世功力虽未完全恢复，

却已在隐观之间，更由于一些意外的仙缘遇合，诸如得饮“灵石仙液”，乃得造就出不可思议的内在功力！

——就以他这双眼睛的视觉官能，即使较之修炼千年的全真高道亦不稍逊。

眼前这个突然的发现，顿时使得他兴趣盎然，不觉继续四下里观望起来！

于是，雪地里的一只白兔，天外云层外表的一只飞鹤，都不能逃开他的观察之中。

这番乐趣自然较诸“关蚊于素帐，徐喷以烟，作青云白鹤观”的儿时感受大是不同，不过两者之间的心境却是一样的悠闲！

如此情形，他作耍了一阵，正自有些无聊，就在他待将目光收回的一霎，却为他看见了一桩稀罕的事儿——

一道淡淡的橙色光华暴起云端，匹练也似的由空中掠过——杜铁池如今已有足够的经验，一望之下，即可以判知这是仙道行列中的剑遁！不免心里一动！

那道黄色剑光初现时距离尚远，不过交睫的当儿，已来到了眼前！

这就更令杜铁池心里吃惊了，暗忖着什么人如此大胆，竟敢侵犯昆仑七子所在之处不成？

一念未完，即见那道黄澄澄的光华，在距离自己处身山峰百十丈外忽然打住！

紧接着拨转剑峰，却向隔壁另一座山峰上飞驰而去，两峰之间，不过间隔十数丈，是以杜铁池也就看得格外清晰！

即见那道橙色光华忽地暴长一倍，有如一条十数丈长短的大金龙，先是围绕着这座邻峰打了一阵子转儿，忽地按下降

头，黄光连闪了两闪，遂即现出一个高大身材的道人！

这道人好一副狰狞模样！

只见他身高七尺，面如锅底，生得浓眉巨眼，狮子鼻，四字口，一张大圆脸之下，垂着尺许来长的一部红色胡须！陡然一见，真像是年画上的门神那个模样，只是较诸门神更要狰狞十分！

这个人身上穿着一袭火红的道袍，外加一领大狐披肩，一头乱发，其色亦是近赤，却戴着一面铜制道冠，那铜冠打磨得异常光亮，映着即将黎明的天色，闪闪生光，却在他宽耸的双肩之后，交插着两柄大刀，刀式奇特，除了刀面看来较长刀要宽上一倍之外，刀柄上的那个大环，足有碗口大小，却系着血红色的刀衣，随风招展，杀气十足！

除此之外，道人腰上还系有一个鼓膨膨的法宝囊，另在腰身以下，围着一面黑色状似鱼网也似的東西，却在网上缀着大小千百个亮光闪闪的铃铛，随着道人落下的身躯，发出一串叮叮声响！

杜铁池乍然看见这个人，不由地精神一振，特别地对他加以注意！

道人身子落下之后，先是睁着一双大眼睛，频频四下张望，继而认定一处大步行来！

杜铁池这才发觉到，敢情这座邻峰之上，布满了大小不一的千百座石笋，密密麻麻布满了整个峰头，连同山坡上都是！

这些石笋每一个都高有三四丈，层层相叠，间以白雪翠松，煞是好看。

红衣道人忽地拔身跃起，落足在最外围的一根石笋上，身上铜铃哗啦啦一阵子乱响！一时间惊起了大群原先栖息岭上

的火鹤！纷纷拍翅而起，鸣叫着群聚而去！

原来这些鹤，身上毛色纯白如雪，一待张翼之后，才现出内翼部分的红色，群相聚集，状如火云，缓缓移动，却是一番奇景！

道人似乎前此未曾发现，蓦地惊了一惊，紧接着嘿嘿冷笑了几声——

容得眼前这片火鹤渐渐飞远了，他才凌声道：“道兄别来无恙否？……闭门不出，岂是接待老朋友的道理？”

空山无声，道人这几句话说得是声宏量足，就连远在对峰之上的杜铁池，也听得十分清楚！

杜铁池乍闻对方话声，心里惊得一惊，只以为他是在向自己发话。

转念一想，顿时觉得不对！

第一，自己此来，全在昆仑七子秘密安排，且有七子仙法与外界隔绝，自己处身石洞之内，并未外出现形，自不会为对方道人所见！

第二，这个道人前所未见，面孔陌生得很。

第三，对方道人已是老大不小的年岁，口称“道兄”显然被称呼的一方年岁更要较他为大，与自己情形显然又是不符。如此显然是外人了。

红衣道人发话之后，稍停一刻，见对方没有回答，忍不住嘿嘿冷笑了几声。

只见他身形纵处，跃上了另一根石笋，四下盼顾了一下。那双闪烁着精光的眸子，注视着石林正中，再一次大声发话道：“秦道友别来无恙，不要再藏了，哈哈……老朋友来看你了！”

这一次说话声音，较之前一次更大，空山回荡，实是惊人。

杜铁池不由更形惊讶，暗忖着这个道人胆子不小，居然守着昆仑七子家门，如此嚣张，真不知他是个什么来路，如此自恃无恐！

思念之中，却见那个红衣道人想是两次发话，均不见对方回音，已经有些动怒了！

——遂见他身形连连纵起，足下托着一片青霞，连续不停地落向附近石笋之上！倏起倏落，有如星丸跳掷，看起来其势快极！

奇怪的是，每当他足尖一经接触到石笋尖峰时，即会闪过一片青光，有如金铁交鸣般的发出“锵！”地一声！

这里漫山遍野，俱布满了石笋，短时间之内自不能一一遍踏。

是以在他遍踏过百十座石笋之后，这个高大的红衣道人暂时又定住了身子。

“秦道友——我劝你还是现身出来的好，嘿嘿……你的脾气我是最清楚的，你一定在这里，错不了！”

话声一落，四山寂然！

依然是没有回声！

红衣道人狞笑一声，似乎他已认定了对方非在这里不可，既然已找到了对方家门，倒不愁他不出来。

所以，他改变了态度，好整以暇地继续发话道：“这百十年来，我找得你好苦……现在总算被我找着了，老朋友了，用不着来这一套，何必呢！”

一面说他随即在一座石笋尖端坐下来，像是自言自语的对空发话道：“秦冰——你想想看，不错，我承认你出道比我

早，法力比我强，可是嘿嘿……你应该明白，今天你的情形可是不一样！

“……你不妨再想想看，当初如果不是我念及你对我的一点好处，出手救你，只怕你早已经丧生在‘寒谷二老’两个老怪物的手里了！”

杜铁池听他提到“寒谷二老”这个名字，心里一动，只觉得这名字熟得很，像是在那里见过，却是想不起来，无聊之中，意外地发现到了一场好戏，倒要看个究竟！

红衣道人像是说上了瘾头，由他前番话中，悉知他与对方已经百十年不曾见过，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见面，自然有很多话要说了。

“秦冰！”道人大声道：“你的情形我虽然没有看见，却是可以猜的到！”

他频频冷笑着，继续说道：“这个天底下，能够在那两个老怪物手下逃过活命的，大概还不多见，我比你幸运一点，没有被两个老怪物的‘化尸神光’所伤……嘿嘿，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还能来看你的原因！”

很得意的样子。

红衣道人耸了一下肩头，冷冷地继续说道：“据我所知道，凡是中了那两个老怪物化尸神光的人，就算他道行多大高深，侥幸不死，也势必会落得终身残废，除了头脑还能保持着清醒之外，整个人却形同腐尸……哼哼，你虽然得道了千年，道法高深，侥幸保住了你的性命，谅来也好不到哪里去——”

顿了一下，他继续说道：“你知道得比我多，当然知道这两个老怪物这种‘化尸神光’一经中人，就算不死，也等于是个活死人，唯一求生之道，也只有借助天地至阴至阳，两极交合

之处，择地而居，才能苟保残生！”

道人说到这里，剔眉睁眼，满脸兴奋表情，一副“幸灾乐祸”的样子！

只见他赫赫怪笑了两声，才又接下去道：“——是我找遍了天下，才找到三处地方，一处是川北都蛮山的‘黄柳川’，另一处是陕南的‘瓦赤子湖’，再就是这里了！”

红衣道人只管自说自话，认定了对方非在这里不可。

“那川北都蛮山的黄柳川，固然是个好地方，无奈乃‘鬼姥’桑仙的地盘，平日来往多是旁门外道的人物，以你那种自视清高的平素性情，自然不会与她为伍。至于陕南的瓦赤子湖，却是‘可可上人’的修仙之处，这个老儿虽然自命为正派人物，可是量狭得很，而且与你过去曾经结得有梁子，哼哼，你当然不会到那里去厚颜托庇于他，这么一想，便只有一个地方，容得下你了！”

暗中的那个“秦冰”，仍然是一言不发，到底是不是在这里，还是一个谜！

红衣道人顿了顿，脸上一副自信间杂着无限狞恶的表情，接下去道：“这地方地处极荒，又当昆仑七子修真之处，以你平日性情，虽不见得就甘心求人，无奈人在难中，情形就不一样了！”

道人怪笑了一声，凌声道：“昆仑七子虽然道力高深，一向标榜为当今正派魁首人物，可是据我所知，这七个老儿为人自私得很，数百年来深居简出，你又几曾见过他们管过闲事来，哼哼，如果你以为住在这里，就能得到他们庇护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！”

“再说！”顿了一下，他才又接下去道：“如今海内外正邪